



巴尔札克著

巴梅拉·紀罗

李儋人譯





巴 梅 拉 · 紀 罗

〔法〕巴尔扎克著

李 倫 人 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法國著名古典作家巴爾札克的一個劇本。一個做紙花的姑娘巴梅拉愛上了一个年輕的陰謀叛亂的拿破侖分子雷勒。陰謀失敗后，巴梅拉犧牲了她唯一的財富——名譽，在法庭上拯救了他。可是他的父母、姨母，還有主使陰謀的貴族都企圖以金錢來阻止他倆相愛。但是，由于這位姑娘忠實于自己的愛情，終於得到了幸福。作者通過各種各樣的人物對他們愛情的看法，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親戚關係、朋友關係都是建築在金錢的基礎上的。他狠狠地嘲笑了那些唯利是圖、忘恩負義的資產階級和貴族。

H. de Balzac

Paméla Giraud

本書根據 Alexandre Houssiaux, Editeur,
Paris 1870 年版本譯出。

巴 梅 拉 · 紀 羅

〔法〕巴爾札克著

李 信 人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662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8 1/4 字數 59,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定價(7) 0.30元



关于“巴梅拉·紀罗”

进步人士非常尊敬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巴尔扎克在他那好象构成雄偉的大厦“人間喜剧”的各层楼——几套包罗万象的小說里，暴露了資产階級社会现实的深刻矛盾：貴族和农民，官吏和銀行家，新聞記者和演員，妓女和苦役犯，大学生和高利貸者之間的矛盾……正象他說过的一样，作者企图在他的著作里刻划“所有的社会现实，不放过任何一个典型，任何一个局面，任何一种性格、职业、生活方式、社会阶层和法国任何一省……”但是巴尔扎克的偉大不仅在于他的包罗万象。他一直在努力摸索“所有这些人物、激情和事件的广大的集合中所含有的意义”。在創作的途徑上，这位偉大的现实主义者在寻找时代的社会規律性。这位艺术家的思想，从許多方面來說，都比当时的历史家、哲学家和經濟学家显得更深刻和更冷靜。难怪馬克思說“巴尔扎克卓越的地方，在于他对现实关系有深刻的理解”。弗·恩格斯認為巴尔扎克的社会小說“是法国一八一六年到一八四八年的一部最优秀的真实历史”。

巴尔扎克的著作的主要体裁是小說。在他的文学遺產里，跟小說比起来，剧本只占有微不足道的地位。他一共只



写了六个剧本，而且没有一个剧本享有“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两部小说那样高的荣誉。关于“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在一八四四年二月五日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一直是在憎恨和揶揄的叫喊声中创作的。”如果这对巴尔扎克的小说来说是正确的話，那么对他的戏剧创作来说也就益发正确了。当时反动的资产阶级观众在舞台上看见了痛苦而毒辣的真情，就噓噓地吹口哨。法国的店铺老板和银行家的憎恨和揶揄的叫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决定了巴尔扎克的戏剧在舞台上的命运。

虽然如此，剧作家巴尔扎克还是用作品增添了世界的戏剧节目，他的作品一世纪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舞台。罗曼·罗兰断言“小说家巴尔扎克”是“法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因为他善于在他的剧本里表现“日常生活的悲剧”。不错，巴尔扎克在象著名的“晚娘”那样的剧本里，为当时的资产阶级家庭创造了典型的形象，并且揭露了它的腐朽和没落。在他较早的作品“巴梅拉·纪罗”里，作者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家庭关系和亲戚关系上。这里同样地揭露了“日常生活的悲剧”。

一八四三年他写的“巴梅拉·纪罗”这个剧本，曾在当时的快乐剧院上演。这个剧本没有获得成功。它那严肃的现实主义不合资产阶级观众的口味。只是在很久以后它才又回到法国剧院的戏剧节目中來。

他在动手写“巴梅拉·纪罗”的前几年，在一封信中簡明地說出他对戏剧创作的看法：“现在戏院里只可能表演真



实的东西，这正是我努力要介绍到小说里面来的。”巴尔扎克这里所说的小說，是指他最完美的小說。他在着手写“巴梅拉·紀罗”的时候，已经是一位成熟的艺术家了，他那时已经创作了不少的长篇和中篇小说。这许多作品都是批判现实的杰作（一八三一年的“驴皮记”，一八三三年的“欧也妮·葛朗台”，一八三四年的“高老头”，一八三五年的“戈布色克”）。

一个穷苦的小女工，做纸花的姑娘巴梅拉·紀罗，牺牲了她唯一的财富——名誉，拯救她心爱的年轻人儒勒·洛叟，一个阴谋叛乱的拿破侖分子；这就是这个剧本的情节结构的中心。巴尔扎克揭露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对巴梅拉和儒勒的关系，他企图刻划出：贪婪的天性腐蚀人心，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都在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和利己主义的影响下瓦解了。

在这方面，洛叟的家庭特别显著。儒勒的父亲是个发了财的商人，似乎准备用昂贵的代价拯救他的儿子：他把他的半个家当许给了律师，又充满感激的心情，动人地对巴梅拉叫道：“我所有的家当都是你的。”这完全是空话。等到清账的时候，他又吝啬起来，唉声叹气了。洛叟太太在许愿方面比她的丈夫还要漂亮。女人的敏感向她暗示：巴梅拉是她儿子的好媳妇，她准备答应这门亲事。但是到了决定关头，她却闷声不响，因为德·维尔贝小姐这头有面子的亲事很难推却呀。洛叟太太的妹妹杜·布罗加太太，是个贪图名利的寡妇，她只知道用金钱来衡量一切情感和行为，除了金



錢以外，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別的标准。她竭力劝巴梅拉牺牲自己的名誉救儒勒，表示愿意給她錢，很多的錢，她想拿錢买舍己为人的行为，想拿錢买一个姑娘的名誉。人家拒絕了她的錢，她說：“这簡直不可理解。”等巴梅拉由于无私的爱救儒勒，杜·布罗加太太又設法减少报酬。德·維尔貝將軍和她相仿，他也无限地爱慕名利，只不过寡妇杜·布罗加有了錢而想望貴族身份，他当了貴族而想金錢。他没有节操，阴險狡猾——这是資產階級外交家、无耻之徒、伪善者的典型。他自己再好不过地表现出他的厚顏无耻的特征，他担心儒勒会心血来潮，不管一切虛伪的习俗，娶巴梅拉。他說：“这个年輕人的想象太狂热，太过份……他可能因为良心上有点不安，为了一种愚蠢的慷慨……毀掉自己的前途！……”对德·維尔貝來說，功名、金錢、貴族身份才是实在有价值的东西；慷慨、正直、高尚的胸襟都不过是空話罢了。

杜卜雷律師研究这些人。他多年来一直在观察他們，不再相信大公无私和正直。杜卜雷的判断，明达、大胆、率直，他在剧本里表现了作者的思想。他当着德·維尔貝將軍、洛叟先生和寡妇杜·布罗加的面，說出了真理。他說：“在巴黎什么都能拿錢买，連亲切也能拿錢买到。”他对当时社会的主人(那些显貴和財主)給予正确的評價：“金錢，野心……这就是他們的动力……在他們，根本談不上什么情感不情感！……他們在金牛周圍轉来轉去……金錢能使他們在他們的偶像面前跳舞……他們一看見它，眼睛就瞎了。”

杜卜雷以万分沉痛的心情認定这个社会里处于从属地

位的人也染上了貪婪和利己主义。男用人安端似乎受儒勒，他表示愿意上法庭作証。他愿意冒險。杜卜雷欢喜得叫了起来：“真忠心！”而安端似乎在反駁他这个来得太早的高兴，他声明說：“我們老爷不会不償給我一笔年金的。”儒勒·洛叟为什么参加拿破侖分子搞的阴谋？他与其說是醉心于政治理想，不如說希望娶一个貴族的女人。“这么說起来，这个年轻人也是一个有个人打算的人哩！”杜卜雷这样悲伤地断定。若瑟夫·比乃，儒勒的情敌，是个好样的做家具的木匠，他显然也爱巴梅拉，只要她答应嫁給他，他什么都高兴做。这个高尚的动机指导着他，他在法庭上沒有出卖儒勒。可是难道他就能以良心的安慰为滿足嗎？沒有，他因为救了儒勒，向洛叟家要他們答应給他的錢。杜卜雷把自己的律師費送給了他，非常了解他的性格。若瑟夫叫道：“噢！請相信，我很感激您。”杜卜雷明确地回答：“我可只相信你的收据！”紀罗老夫妻倆鍾爱他們的女儿，幻想女儿将来的幸福。但是，当他們知道一个有錢的有身份的年轻人想娶她的时候，他們馬上答应下来，甚至保护这个冒牌的阿道尔夫·杜朗，不讓警察找到他，他們本来把女儿許給一个普通的木匠若瑟夫·比乃，現在却悔約了。后来杜卜雷向巴梅拉求婚，他又有錢，又有地位，两位老人家也很高兴。到末了，原来巴梅拉是嫁給儒勒，只要女婿有錢有勢，反正誰做女婿都一样。毫無疑問，这些人比有产者和貴族，凶狠的洛叟和德·維尔貝，要誠实些、規矩些。但是巴尔扎克最重要的、可以說是綱領性的思想是：私有财产的原則和利己主义的原則，不但

把有錢的人和当老爷的人的心敗坏了，而且还把穷人和当用人的心也腐蝕了。

戏剧里出現了各个社会阶层：富商、貴族、資產階級家庭的用人、木匠、看門人……从上到下，从主人到仆人，这个社会籠罩着腐敗的气息。杜卜雷律師观察了这个社会，陷于悵郁的憤世嫉俗。他的悲观主义是不是对呢？这是巴尔扎克摆在“巴梅拉·紀罗”的讀者和观众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課題。

杜卜雷属于巴尔扎克的小說中的那种类型的人物：他們象巴尔扎克在“人間喜剧”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了解社会的动力，担負了领导事件的任务。他們是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同时也是“人間喜剧”的导演。杜卜雷是个律師，而律師在巴尔扎克的著作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夏倍上校”中，德尔維律師就这样談他的同行：“我們的社会上有三种人：神父、医生和律師，是看破人間的。他們穿着黑衣裳，或許就是哀悼所有的美德和所有的幻想。三种人中最不幸的是律師……我們做律師的所看到的淨是不可饒恕的卑鄙念头，我們的事务所是一条沒法清除的臭水沟。执行律師事务时，我什么事都見过了！……我不能把我所看見的都說出来，因为我是罪行的見証人，法律也治不了这些罪犯。总而言之，凡是小說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①

① 这段文字系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夏倍上校”的譯文。

所有这些话，杜卜雷都可以重說一遍。但是罕見的好運落到他頭上來了，他看到真正的高尚的表現，看起來這應該上巴黎小女工的頂樓里去找才行。

巴尔扎克用他的戏剧艺术邏輯告訴讀者和觀眾，杜卜雷鼓吹蔑視所有的人，這種見解是不對的。資產階級和貴族畢竟不是所有的人。律師在他們當中尋找大公無私是徒勞無功的。可是大公無私是存在的，它存在於人民當中。

巴梅拉愛上了儒勒·洛叟。她犧牲了她的名譽救他。她的名譽是金錢買不到的，有錢人輕蔑地評論她的名譽，在他們看來，這是某一個小女工的名譽，值不了幾個大錢。巴梅拉不期望任何酬報。她沒指望能和儒勒結婚。可是為了她心愛的人，巴梅拉能做任何犧牲。

阿·瑪·高爾基總喜歡回憶古代賢者的遺訓，“個人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個出奇的簡單明了的公式”：“我不為我，誰來為我？但是我僅僅為我，我又成了什麼？”高爾基認為：“這是一堂最好的道德課，同時又是最完善的。”他又說：“小市民樂意採納這個公式的前半句，不能容納後半句。”

巴尔扎克的剧中人物可分为两个陣營，一个陣營里的人只採納公式的前半句。第二个陣營里，則是巴梅拉·紀羅，這個姑娘是能夠犧牲自己的。

正因為如此，巴梅拉使杜卜雷和生活和解了。正因為如此，杜卜雷才愛上了她，向她求婚。杜卜雷看見了他以前沒有見到過的，可是巴尔扎克不僅早已看見，而且還深刻了解，這是巴尔扎克偉大的社會樂觀主義的有營養的土壤：



社会的恶习并不是人类的恶习、人性的恶习。也就是說，恶习不是永恒不变的，我們可以和它斗争！

“巴梅拉·紀罗”这个剧本里，特別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民主主义的同情。巴尔扎克在小說“奧諾若娜”中写道：“高尚的品质只有在人民中間才能找到，就象城市发生火灾之后，奖章藏在灰烬中一样。”这个思想在这里用戏剧創作的形式体现出来了。巴梅拉和“无神論者做弥撒”中的抬水的布尔杰，和“夏倍上校”中的兵士路易·凡尔留相仿。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做紙花的姑娘，却是唯一具有高尚的人道的胸怀和作出豪举的人。但是她的豪举不是沒有結果的，她喚醒了她所爱的人的高尚的灵魂，并且使杜卜雷律师对生活、对斗争的自觉有了信心。

不論是对偉大的法国作家的創作來說，或是对现实主义戏剧史來說，“巴梅拉·紀罗”的意义，就在于它把人民中的正面人物与貪得无厭和追求名利的人、利己主义者和伪善者的社会，作了对比。

小說家巴尔扎克是个革新者。按照现实主义的概括，按照艺术形式的完美來說，能跟“高老头”和“幻灭”媲美的广闊的場面，剧作家巴尔扎克却不善于創造。在“巴梅拉·紀罗”这个剧本中还有鬧剧形式的痕迹：情节結構的某种做作，人物的截然划分为坏人和高尚的人，形象的不够个性化，有时語言特征方面表現得很弱……所有这些都降低了剧本的艺术水平。这些缺点，巴尔扎克只是在后来的优秀剧本“晚娘”中才部分地克服了。不过大家不要忘記，我們

所知道的“巴梅拉·紀罗”的校訂本是加工的结果，巴尔扎克的原稿(至今还未完全公布)曾经过两位第二流的剧作家白牙尔和热蒙的加工，毫无疑问，上述缺点的一部分应该由他们两人负责。

但是在“巴梅拉·紀罗”中仍旧有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天才的痕迹。这个剧本跟他的小說一样，巴尔扎克沒有找寻情节方面不平常的布局，他并不企图用惊人的巧合和强烈的对照使讀者吃惊。他并不沉醉于女王对仆人的爱情，或者国王和土匪的爭胜。巴尔扎克以諷刺和激怒的心情对待浪漫主义的戏剧創作。他在論文和書信中，时常反对矯揉造作而又庸俗的夸張和凭空捏造的性格，反对命中注定的热情，反对不象真实的冗长的独白、浮夸的朗誦和五光十色的外在效果。

巴尔扎克的剧本創作正是在与浪漫主义戏剧斗争和論战中成长的。不錯，剧本必須动人，但真正动人的不是朗誦，也不是华丽的六脚韵的詩，不是情节的对比，而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真理。正象巴尔扎克自己說明“高老头”的内容那样，“这是一部偉大的不关紧要的历史”。关于“巴梅拉·紀罗”也可以这样說。这个剧本里沒有一点傳統的和追求效果的戏剧性。四个布景：巴梅拉的頂楼，洛叟的客厅，寡妇杜·布罗加太太的客厅，律师的事务所。沒有一件华丽的衣服。沒有奇怪的长篇大論和对白。日常生活的悲剧，资产階級日常生活的戏剧——这就是“巴梅拉·紀罗”。巴尔扎克在这个剧本里，正如在其它一些剧本(一八三八年的



“夫妇生活的学校”，一八四〇年的“伏德昂”，一八四八年的“生意人”和“晚娘”）里一样，揭露了资产阶级现实的虚伪幸福的内幕，创造了不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正因为如此，“巴梅拉·纪罗”才在舞台上待了整整一个世纪。一八四三年上演之后，一九一七年再在奥台翁戏院上演，并且屡次在巴黎和内地上演。苏联戏剧界对法国伟大的小说家的这个剧本很感兴趣。“巴梅拉·纪罗”曾在苏联的许多戏院上演过，戏院有的采用在“做纸花的姑娘”的标题下自由改编的剧本，有的采用通常收入巴尔扎克全集里的本子。而现在我们就以这个剧本的新译本贡献给读者。

耶·埃特金德

（罗鉴明译自苏联国家艺术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巴梅拉·纪罗”俄译本的序言）

人 物

德·維爾貝將軍	貴族
杜卜雷	律師
洛叟	富商
洛叟太太	洛叟的妻子
儒勒·洛叟	洛叟的儿子
杜·布羅加太太	洛叟的小姨，洛叟太太的妹妹
紀羅	門房
紀羅太太	紀羅的妻子
巴梅拉·紀羅	紀羅的女儿，青年女工
安端	洛叟家的男用人
茹斯坦	洛叟家的女用人
若瑟夫·比乃	木匠師傅
預審推事	
警察局長	
巡官	
警察數人	

事情發生在一八二〇年，巴黎。





第一幕

一間頂樓和一个做紙花的姑娘的作場。啟幕時巴梅拉正在工作，若瑟夫·比乃坐着。頂樓一直伸到舞台盡里头；右面有一扇門；左面是一個壁爐。房頂是斜的，在盡里头的窗戶旁邊，一個人弯着身子，能够勉强地站着。

第一場

巴梅拉，若瑟夫·比乃，儒勒·洛叟。

巴梅拉 若瑟夫·比乃先生！

若瑟夫 巴梅拉·紀羅小姐！

巴梅拉 你想叫我恨你嗎？

若瑟夫 哎喲！如果這是愛情的開始的話，……那就恨我吧！

巴梅拉 得了，咱們說點正經的吧。

若瑟夫 你不願意听我說，我是多么愛你嗎？

巴梅拉 好！既然你往這上頭逼我，我就同你說清楚：我不願意嫁給一個家具店里的木匠。

若瑟夫 难道非得变成个皇帝，或者和皇帝差不多的东西，
才能娶一个做纸花的姑娘？

巴梅拉 那倒不必……不过得别人也爱你才成，我呀，不管
怎么说，我都不爱你。

若瑟夫 不管怎么说！我本来以为爱只有一种说法。

巴梅拉 不错……可是不爱却有好几种说法。比方说，你
可以做我的朋友，虽然我不爱你。

若瑟夫 噢！

巴梅拉 你可以和我漠不相干……

若瑟夫 噢！

巴梅拉 你也可能叫我害怕！……眼下，你叫我讨厌，这就
顶糟了！

若瑟夫 我恨不得使出全身的力量来讨她欢喜，她竟然还
讨厌我！

巴梅拉 要是真想讨我欢喜，你这会儿就不会待在这儿了。

若瑟夫 要是我走开……你会有点爱我吗？

巴梅拉 你不在这儿我才爱你！

若瑟夫 如果我再也不来了呢？

巴梅拉 那你叫我很高兴。

若瑟夫 老天爷！我，毛勒先生店里的上手师傅，为什么不
自己巴巴结结地创一个事业，却爱上了这么一位姑娘？
是呀……我不求上进……我梦想着她……我变成了一个傻瓜。
要是被我的舅舅知道了！……可是，巴黎有的是娘儿们……
不过话又说回来，巴梅拉·纪罗小姐，你

